

尊
水
園
集
畧

尊水園集畧卷之九目錄

程先貞二表

德州盧世澹德水著 受教李源星來輯

趙其星仲啓

自序

紫房篋中小集

紫房篋中餘集

宿草

在輿草

閒居漫興

春寒閒記

贈言

番別孟幼輿序

送王鳴楚序

送程時行歸新安序

贈李泰雲先生公子遊洋小序

贈鴻臚王見清序

賀州大夫張我馨初度序

記

栢枝洞記

脩泰山行宮記

建九聖庵記

涪軒記

畫翁齋記

改畫翁齋記

清靖退記事

尊水園集畧卷之九

自序

紫房篋中小集

初呈一冊文字於吾師侯木庵先生師詔余曰子何其懼也不得於心而求之言未定於已而暴之人腸中車輪轉卒不得作一胸臆語嗟虜何其懼也雖然吾有以窺子矣請循其本因賔呈一冊師釋然撫几而笑曰了不異人意余乃拜手稽首颺言曰世澹不敏盖幼好此奇服年既老而不衰惜

也有喙三尺未敢以告人屈曲世間其誰能不波
今茲五千餘言皆藁於腹沈於篋風呻雨喟雪跨
冰懸木葉盡脫無攜徑造亟亟欲藉手以見古人
而獨弦孤吹又恐不能見天地之純古今之大今
遘吾師而一發其狂言余不懼矣

紫房篋中餘集

前刻已贅矣是亦不可以已乎曰餘也餘之為言
不必存不必不存之謂也既漫而脫諸藁又漫而
付之梨無學無才楮費墨費是亦不可以已乎曰

也憶癸亥甲子間余病臥於江濱濤一切逃跡
於水南之捲中時際秋冬天高氣肅老樹屯烟村
空月明犬聲如豹或大風吹屋角洶洶欲崩余擁
褐凜然仰思俯畫意根有浸淫處一室往來履痕
計數寸許因思先進為爭一字之合至破日夜而
不克就一小結及義成之際儼如故紙嗟乎豈易
言哉余生乎於此心知之口不能言樂其道而倦
其事每有結撰覺神思多而境地少甘辛冷暖何
敢昧心以欺人然必盡塗之而詭曰予未有知此

又與於昧心之甚者故存其餘以與朋友相商抑
志有之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此好名者事也余既
示人以朴矣又何歎焉

宿草

盧子園居無事取囊中詩稿肆力刪改釐為一帙
從而覆之遠者已十餘年近者亦四三年或五六
年嘻陳矣遂名為宿草或曰草已宿矣正使既登
於木亦當議削乃無故而興得已之役縮酒典衣
何多事也余曰誠多事也然而欲罷不能或曰何

因真冷語曰余生來不幸而好名顧所操之術皆
不足以成名不得已而竄之於詩以為雖小道必
有可觀乃其才其學又不足以成詩於是乎廢然
而返絕無如矣已還自念平生業嗜此物即無所
成名何不可蹇裳濡足況乎其萬分一也倘僥遇
大雅知心憐余鼠肝蟲臂謂茲四十餘番內有一
言之幾乎道則盧子尚未全泯也念至此而名根
又動矣嗟乎天下一人知我足以不恨古之人有
翹足竇志以徬徨者虞仲翔是也君子繹其語而

集外詩集卷九
悲之抑又聞先民有言文章之精者盡在於詩余
自度文筆實勝於詩顧所謂精者乃在此不在彼
又性癖耽佳遠長用短而謂好名者為之乎則盧
子固世之癡人也

在輿草

獻歲發春余有鴈門之役取道上谷恒陽出井陘
越石艾遵狼孟之墟歷雲崞而抵鴈門往返幾三
千里所經山椒水曲雨雪陰晴古驛踈燈人烟風
土亦各有可摹畫處第思澁學淺甫能約撮忽失

端倪既竭吾才而不得一合作語主臣敢言詩哉
雖然一番跋涉姑度焉以為路程草本脩他日檢
閱或分遺同調代一夕之談則戔戔擊語不論而
存可也計古律長短歌句共四十有六首十九得
之輿中故曰在輿草刻成自笑好事習氣未易破
除若此特載簡端以志吾過是役也道陽曲晤宋
玄平年丈覓得王龍池先生桂子園集此日接同
門張弗居書札懋成晉驛觀高子業先生題榜銘
甚古潔是八分書次平定飲延子書齋幽花苦醞

信而忘歸兼獲睹渠族祖玉岩秀才遺繪黯淡絕
可識細翫之大是高手囑其裝潢成卷併許以
跋又獲睹爽溪老人石甕山人及楊夢翁太宰
詩翰先輩風流事事引人着勝地至趙州訪栢林
禪院啓古佛堂瞻真際老人石刻小影住持僧送
老人語錄三卷序之者為豫章見心遂縱觀吳道
子壁水殿前古栢鬱然如染碑亦有可讀者宿新
河得宋鵝池遺集印十餘部而歸凡此數端皆近
中喜事因牽連以綴於紙尾

閒居漫興

欲觀古人之象直於其詩焉求之詩固有未嘗安
題不須標註讀之自然使人驚魂動魄欣慨交心
者十九首是也所謂一字千金殆非虛語外如詠
懷如感遇如古風昔賢皆盡一身之力而送之雖
不必俱佳而大旨可玩乃余尤愛淵明之飲酒彼
二十首無之而非酒也無之而為酒也若遠若近
似莊似諧穆然有無窮之思焉其言曰余閒居寡
歡兼此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

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
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嗟乎此可與尋阡
守陌者道哉余閉關以來矢志誦讀斷手結撰期
以大其蓄厚其力務使足跡與眼界相當直達吾
胸中之所欲言顧此十年以後事也而杯牘之餘
不免漏洩自喻遠志蚓竅蠅聲復暢之以七言嚴
之以近體日月至焉遂完平韻標舉與會爰勒梓
材及取而覆之正未嘗望見古人脚板此而足以
為詩恐天下無人而非詩人矣甚矣余之無愧而

不知恥也。雖然莊生言之矣。道隱於小成，言隱於
榮華，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為是舉莛與楹，厲
與西施，恢恠慝怪，道通為一和之。以天倪，因之以
曼衍，忘年忘義，振於無竟，美哉斯不亦天民之放
達者乎！更憶子美云：老去詩篇渾漫興，則茲三十
首乃鄙人自圖小像，雖復蕪穢，抑又沾沾矣。

春寒閒記

此余辛酉歲所手鈔者，迄今丙子十六年矣。俯仰
間，遂成昨夢。原鈔有三十一紙，畧裁割之，存二十

三紙即將手藁付梓既已志感更有說焉惟余生
平性僻且惰每以本業為離局當做秀才時便跳
而匿諸古復流宕不能讀大書史外餘文非經非
子零星瑣碎聊以自娛又腕中有鬼不解臨池握
指如槌運筆如杵醜拙苟簡畧似字形而已則今
之所刻者是也然或遠道傳書附寄一本為同心
噴飯之資亦無所不可其原署酬中客者緣余深
於酒法舉盃徐引浩浩落落真使見者欲傾家釀

是里詩句而自錫以嘉名非誕也

贈言

晉別孟幼輿序

盧子將北征過幼輿而請益危坐以進曰十年來
與子定交德業相勸過失相規誓不作第二流之
佳者今余將入仕版矣子何以教我幼輿曰官先
事余拜曰謹受教又問幼輿曰止酒選友余懼然
曰止酒選友此五臺所以諗弇州也余不佞不足
以當之雖然良箴也敢不佩乎幼輿曰子何以教
我余曰子聞道矣余再有稱引是道堯舜於戴晉

人之前也。幼輿曰：固也。子必有以語我。余逡巡良久，因述所聞以質於幼輿。曰：虎豹無事，行步殆將不勝其軀。鷹在衆鳥之間，若睡寐然，故積怒而后空剛生焉。余少壯時憂貧，使酒以飛揚跋扈自雄。老矣益復頽然自放，則生平洩越之罪不可贖。夫然海內二三知己，或謬許為無渣滓。余謝主臣有之，然蘊藉一道，蓋絕絕焉。未之學也。二三知己，雖謂余蘊藉必勸余運濬寧之想，行安詳之事。

尊水園集畧卷九 周 吳 夫 堅 心 奕 出 蓮 卷

而或猶欲移情以令精神寂寞夫至於寂寞而精神不可勝用矣邇者郭抱庵先生設絳帳逢幼輿
前首苕楚蕭蕭老屋一區僅庇風雨幼輿與
抱翁讀書其中匡坐而絃歌咏先王譬之賁鼓鏞
鐘簫韶嘒嘒舞百獸而諧八音神之聽之此寂寞
之真光景也飛揚既謝蘊藉自深熟寐之鷹無事
之虎豹積怒以生全剛夫道一而已詎有以千里

畏人者哉。幼輿曰：善行將遍告吾黨矣。

送王鳴埜序

鍾離王鹿年字鳴埜，蓋布衣之俠也。身不逾中人而鬚髯如戟，目光照人，血膽雪腸，不欺暗室。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偶一遊大人之門，必擇賢者事之。當其意所不可掉臂，直走視不義之財，如棄涕唾。而一遇神傾意豁，則驅性命以殉之。歷始終夷險如一，正淨練無絲忽。叅雜生平所最服膺者，莫如歸德江夏金壇諸老先生。諸老先生咸以未契託。

鳴野鳴野奔走禦侮緩急有用頭如蓬葆不恤也
今其事雖與風雨俱往而語及輒嗚咽慷慨憤憤
椎酒床拳皮欲裂近復遊虞山之門虞山博大真
人忼懔一世於鳴野尤無悶嘗屬其綜理家務不
啻親子弟作古歌以送之一讀令人三嘆嗟呼鳴
野何以得此於虞山哉今公道大明天高日午虞
山其旋元吉鳴野先數驛而行過德州徑宿余西
枝草堂痛飲三日而別臨行余諭鳴野曰英雄退
步非仙即佛子得無意乎鳴野遂巡謝曰有志焉

而未之逮雖然鹿年立身自有本末要成就一鍾
奇男子不負初心不改本色於願足矣余聞若言
而洒然異之又諗鳴野曰子行雖有風塵之色而
石氣松姿自不可揜此歸殆將隱矣鳴野曰吾心
也近蒙諸長者營一區沓桃花源於鬱岡深處吾將
携妻子而老焉從此與先生遠矣先生可無一言
以贈我余曰子生平至性古義其服事歸德江夏
金壇諸老先生不二不息耿耿在人心眼中更僕
未易數矣余文思稍進當為子作傳茲聊掇其涯

畧附之行李試質諸虞山未知有當百一否又華陽有周仲馭人間有心人試併以此語質之

送程時行歸新安序

客有程時行者與余一見如故余邀至尊水園中靜坐細論見其不激不隨有倫有要心竊重之已日與之遊習其為人中懷淨亮擇地而蹈跬步不苟益肅然起敬謂此有道者非止一技而已乃時行之技實自絕人所鑄圖書印章高古爾雅脫去近時柔媚之習閒亦受嗤於拙日時行瀟灑自如

曰吾第信吾手而已初未嘗與人目謀也余乃言
曰信手即信心也直心是道場子聞道矣乃時行
又工四體書高古爾雅不減印章余不知書學止
賞其楷書一種是則余之陋也間作小幅山水頗
有致時行歛衽徬徨曰吾畫未成家曷敢輕弄亦
知醫理乃從不一試問之則曰人命至重烏可輕
用以供吾不精之術余以此益敬時行自視甚明
居心甚謹真有道者也性不喜酒必強之飲始飲
離家三年矣從未一近女色或曰子獨非人情乎

時行愴然曰吾獨非人情乎特以家敝遂餬其口於四方欲積少金錢以奉養我尊人耳使快情滅性先身後親不惟不敢亦不忍余聞若言而之歎時行純孝是大有根柢人曷止遊客所絕少竟當於古人中求之矣時行性耿介不受人狎余視之更覺和平婉藹謂其品韻兼全何者道在故也今且與于達同歸新安覲省矣余之識時行實以于達故于達深於道者定以余為知言又征途方便當謁簡齋先生先生素喜余文章真樸無詞人粉

氣油腔雅重于達不減季路一諾因于達以觀余
文因余文以觀時行因時行以觀遊士恐無復有
出時行之右者矣

贈李泰雲先生公子遊泮小序

昔者吾友李泰雲先生博物洽聞有道之士也其
才吞海其志彌天鬱鬱以孝廉老凡我同志深惜
之先生既沒有子曰源年甫十五能讀父書發為
文章有奇氣出而試童子科學使者拔居第一吾
聞之喜而不寐徧移書所知曰泰雲先生溟漠中

文伯也兀粹玄廬知應魂舉復鄭重而祝源曰士
所當為者未止此孺子勿以此舉自滿曷益光大
先君子之令緒以補先君子所不足引而伸之為
一鄉士為一國士為天下士無所往而不第一斯
不佞與先生所跂足撫手相望於地下地上者也
孺子其圖之抑恭雲先生即世時孺子方在藐孤
其提携教育則我揚休兄之力居多送往迎來流
光相照斯又不佞所喜談而樂道者也仁人君子
亦將有感於斯言

贈鴻臚王見清序

有味乎王介清先生之篤友于也者成一書名棠
棣客問曲暢旁通闕涉甚大從燕中寄余余受而
卒業為之俯而繹仰而思更慶先生之遭也先生
有兩弟不啻金玉相宜嚮介清迎太翁養於沙麓
署中實率其兩弟效菜綵之娛太翁行園坐一籃
輿二兄三兄舁焉介清夾持之天倫樂事海內侈
為美談凡今之人蓋莫如王氏兄弟矣嗣介老擢
梧垣近陟嘗伯官京邸將十年兩兄依依左右以

服事太翁者服事伯氏或二兄往則三兄居或二兄居則三兄往更迭承順若一人一氣然是以家園宦邸千里同室余每向先生歎為希有先生亦悠然會心余曰此人中天也非人之所能也故先生之遭可慶也雖然天中又有人焉先生蓋先天而天弗違矣此崇棟客問之所繇作也推已及人盡人合天即一家而鑄一世仁人君子其用意之厚固如此尤所難者兩兄以貴介而行寒素之事往還京師一僕一蹇僕被蕭然其在京止綜理米

盪柴水深居不窺戶外其在家則絕不與閭井事
間行東阡西陌共父老話桑麻而已余雅所敬服
奉為師保不恨兩兄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兩兄
耳先是二兄之丞鴻臚也偶在京邸里中諸兄弟
欲從未繇祇北向釀酒相賀茲三兄復丞鴻臚矣
二兄適至自京邸簪裾相並炤映一堂里中諸兄
弟動容鼓舞謂此盛事不可不述因委言於盧子
而同社淮南子慇懃尤力淮南兄弟怡怡如也居
近烏衣巷口花萼接輝盧子又歎為希有遂欣然

命筆稱賀之辰風日清美酒香鱗肥諸兄弟登堂酌光同歌既醉

賀州大夫張我馨初度序

州大夫張公於茲月二十三日為其攬揆之辰學博士率諸生過廬子俾修酌者之詞廬子歎然應曰微諸君請固將為大夫壽蓋余與大夫有神契云憶嚮也旅進而謁大夫一見如舊相識聽其言論察其眉衡光明愷悌一本之真純篤實退而告相知曰此仁人君子也爾時天造草昧風雨雲雷

盤互凌雜大夫出其卓識定力一經一緯不動聲色井井就緒人咸驚為天人大夫曰吾何有哉吾知安百姓而已方事之殷也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庸衆咨嗟賢豪馳騫大夫舒徐恬靜而百姓遂貼然於衽席非仁者而能若是乎不寧惟是規模既定肯綮自投大夫於此一以仁人君子之道行之謂民甫出湯火當急濯以清冷蕩然更始與之休息疇昔無名之賦無情之訟得已之役若急若緩非有非無恍惚而不可究詰之陋習大夫一

切鋤之朝而坐堂皇謚如也夕而坐堂皇謚如也
民登春臺吏行冰上膏雨油雲與秋霜烈日並行
而不悖美哉淵乎大夫之為政也惟是地當綰轂
之衝冠蓋往來無虛日大夫若有分身應之而卒
不得滑其和此之謂葆光至飾厨傳以媚過客大
夫深恥之當其意所不可雖賁育不能奪也大夫
嘗丞青郡矣擒巨盜如探諸囊中攝篆奉高掛胡
床於東壁以召杜為孫吳以孫吳為召杜民之父
母師之丈人大夫殆兼之矣青郡士大夫相語曰

非張大夫誰救此一方民父老子弟銘在心而碑
在口會有不便其直道而齟齬之者大夫投袂掛
冠掉頭不顧使當時少涉濡忍則今日亦不憚飾
厨傳以媚過客矣仁者有勇哉夫以之大夫深於
詩嘗與余商確風雅洞中竊會頃刻千言如河漢
無極而一澤於溫柔敦厚非詩也仁聲也大夫曾
東余曰凡吾所行恒思為老父老母陰隲計即一
杖加人亦所矜惜余讀而迴環不已因思大夫仁
心為質時出為多方之仁政又推廣而尊人之仁

懷以仁覆四境即西尊人亦藉手仁子用敷錫厥庶民大哉仁乎吾聞之吾師曰仁者壽斯言惟大矣夫足以當之余辱大夫知最深乃了然於心不能了然於手鬱而弗暢言之無文勉識梗槩以授博士諸生博士諸生報余曰若吾子之言質而不佞亦足以侑酌者矣

記

栢枝洞記

遠鬱岡而北山益邃殿陀羅莽緩步躋攀數折而

得巖洞者三雖泚沁深幽蔚有光氣古名栢枝義
殊怪特第一洞尤奇其廓幾如一畝之宮中間為
闢為皇為崩雲為戲波噴射綿連種種莫可名字
忽而天垂於地若刀劃者然清暘與石竇相吐吞
倏忽不定顛其初土石漫漶上塞下淤即有習靜
者遍處其中不過一陶穴耳自白門廖傅生冥叩
窮搜雪洗山骨而斯洞之才始盡余遊而歎曰此
高辛氏以來未挾之秘而秦皇帝之所過而未嘗
問焉者也不圖一遇傅生遂成卓絕與傅生共事

斯舉者為白明之淵懿玄朗一見令人意消往洞者為胡雲鶴關中人堅苦有至性傳生又於洞之左方築一亭子紆青延翠居然有席萬壑括千峯之意非僅為一洞作屏櫺已也恨余行急不及韻語乃囑傅生作詩以告山靈

脩泰山行宮記

吾州南郭舊有碧霞元君祠途之人咸目為泰山行宮蓋昉自弘治年云歲久漸圯蝸涎蛛網經緯几席止老屋一區裁通香火而已嘉靖間僧道信

者伏大檀越中丞馬公鼎新葺故更其位置負離
面坎前臨達術九燕異拜岳者往來瞻稽頂踵相
望甚盛也歲久又圯時萬曆十六年矣善人焦老
與住持僧廣賢小脩之尚猶有待於是廣賢之徒
成印出焉慨然以脩復為己任而焦君天錫吳君
允中動容鼓舞輔之翼之已有條理無何而鬱攸
示異若有怪物焉以憑之全祠化為劫灰而元君
銅像轟然獨存是天啓癸亥年事印公據地慟哭
如喪考妣屏營徬徨者旦復旦夜復夜也乃上告

拜什中告薦紳下告常衣以至兒童走卒馬醫夏
畦為印公一片至誠無息所動檀施遂傾數州其
用金至三百餘緡不三年而金碧層宏映人心目
向也鳥鼠之宮闇黜之牖一旦撲斫丹雘煥乎畫
耀於光明盖自弘治以來兌湮兌舉乃今而掃地
更新毫髮無遺憾矣豈非事之希有絕勝者乎而
印公實以一身搃持其際不始勤終怠不伐善施
勞荷千鈞之担脫然而遊初無艱辛勞苦之態歷
數寒暑如一寒暑事竣有詢及緣起者則又歸美

於吾師而溥其庸於諸君子自退處於齋鐘木魚
之間粥粥若無事者然嗟乎印公可敬也是役也
面勢負抱仍弘治之舊正殿一配之者二門坊俱
極朗麗州人王言大首施三十金王九功遂施至
六百餘金又霸州人田尚秋施百金陳世海施十
金皆能捨深重恩愛欣與勝緣可以為難矣其餘
善信捐助詳著碑陰

建九聖庵記

謝相國于夫人秉無師之智蘊不貪之寶清淨光

明弘治帝東遊... 精進幢發心造九聖庵
以益薰備乃於... 北門內得隙地用善價購之
滌除草葉條以繩墨首建精舍一區為供奉九聖
之所置像九軀莊嚴妙麗有威有儀屋宇閑塏深
靚足以庥九大士至若廬舍井竈樓軒門榜次第
咸脩鉅細靡遺經始於辛巳冬竣功於壬午夏向
也蓬蒿之場一旦化為金碧粥魚齋鼓隱隱鎗鎗
聞者動心升堂入室肅肅雍雍觀者拱手共歎為
希有盛事夫人於是役殫竭心力田穀不足脫簪

珥佐之可謂能舍能成者矣爰命余作記余聞之
先民曰佛者覺也覺者仁也九聖者佛菩薩之變
也惟佛大慈善巧方便故化而九聖焉此佛也即
百千萬億焉亦此佛也惟佛能佛惟佛能為一切
人津梁一切人苟有真實見佛之心必獲接引一
言以蔽之曰誠至誠未有不動者也竊觀夫人仁
心為質加之至誠無息他姑無論即茲庵之建蓋
默為相國祈嗣設也愷惻真純藹然溢於言表想
其拜跪祝頌之間一片惘忱無遠弗届即金石可

賈草木知貴况大覺如佛者乎目今蘭芽玉蘂欣
欣向榮則夫人固已面見如來請天上石麟矣希
有盛事衆所歎服又與茲庵並垂不朽是則余所
為浣抃而効薄技者也謹記

涪軒記

平生喜讀山谷先生書喧寂寒暑携冊與俱蓋二
十五年於此矣余更悠然有意乎其為人也每想
其慈祥愷悌清真瀟灑無衆寡小大一御以至誠
之氣象輒體氣欲仙柴棘自化因歎世安得有斯

人耶即執鞭結襪有餘榮矣懷此頗有年今乃除
園中隙地築一室以俎豆先生先生晚號涪翁又
號涪皕義有取爾遂顏為涪軒云軒成報吾友王
潛夫知潛夫曰有杜亭又有涪軒子之於前脩亦
既勤矣子當草一記吾為子書之余欣然伸紙而
請潛夫命筆

畫扇齋記

於客位之東南偶起屋一間頗覺踈快擬以春夏
讀書會屋成携冊而往首取陶集讀之觸手得扇

上畫贊一篇欣然會意焚香下拜曰此陶公胸懷
本趣或者俯鑒微忱因以扇上所畫八先生告教
小子令小子望古遙集執贊八先生於千載之上
而一洒其塵襟也於時齋未有名遂名曰畫扇齋
敬錄陶贊於左

改畫扇齋記

始余作畫扇齋以為是矣已而思之不也因改之
相沿數載偶然發寤於心遂重改之窒其北戶稍
拓而西借老屋一間闢圭竇以入風日不侵嚮所

云深靜虛明者今真是矣可以讀書可以寫字可
以閱日可以盡年掃地焚香沾沾自喜有一先生
過而箴余曰子有過不能改有詩不肯改乃於畫
扇齋改之又改何廬子之不憚煩余歛手謝先生
曰謹受教

清靖退記事

棄官清潁尾買田落星灣身在菰蒲中名滿天地
間誰能四十年保此清靖退往來澗谷中神光射
斗背此山谷拜劉凝之畫像作也余二十年前曾

手鈔山谷詩一本以餉吾友王潛夫潛夫受而誦
之會余起杜亭潛夫遂手書清靖退相贈余珍重
其意而莫敢承綠余尚欲出山恐未可謬懸此榜
篋而藏焉時取拂拭之而已茲委身丘壑年歲已
深又老病侵尋業成廢物倘一旦化為糞壤未免
負良朋相期之雅因扁此三字以寵我茅齋沉鬱
飛動如見其人嗟乎潛夫沒十有二年矣

一名匿峯菴以茅齋絕低小而東西兩翼乃高出
其間蓋因地因材無煩締構退歲於密於衰病尤

宜在昔老畫師亦作匿峯云

尊水園集畧卷之十目錄

程先貞正夫

德州盧世濬德水著 受教李源星來輯

趙其星仲啓

傳

張大夫傳

仁孝畢孺子傳

吳于達傳

祭文

祭鄭同陽先生文 祭李忠庵先生文

祭勳明七哥文

祭沈桂臺先生文

祭周粲甫文

祭程魯存文

祭楊毓奇先生文

行狀

工部右侍郎加服俸一級贈尚書程公行狀

濮陽葉封公暨太孺人行狀

孟幼輿行狀

先母太安人紀氏行述

尊水園集畧卷之十

傳

張大夫傳

趙魏間有孝友仁直之古君子曰張北樓先生高風懿德凜冽於曲梁者垂七十年先生既沒以子裕州君奏最承綸命稱奉政大夫於是作張大夫傳大夫姓張氏名字號北樓鄉里尊敬之咸稱為北樓先生故其為北樓最著茲稱大夫者從帝命也大夫之先洪洞人而徙家曲周世有隱

德至厥考以任俠挫產復謝世早爾時大夫甫七
 齡與母甄太君暨伯兄三人影相弔也大夫生而
 有至性卓朗端詳能斷大事會繼祖母欲奪太君
 志太君矢以生殉日夜號泣目盡腫大夫則忍涕
 柔顏從容而啓太君曰是非祖母意特有人朵頤
 此數椽耳姑舍是以厥其心而涕將自寢矣何必
 鬱鬱久居此乎用是家益落大夫年亦漸大屏營
 傍徨靡宵靡旦私計挾策里中學一先生之言卒
 無當於舉火曷若眼力力孺乃亦有秋否則計倪

曰士正自不惡况古有攀牽車牛遠那賈用孝養
父母者夫非盡人之子而文王之所誥教者與於
是一意營綜以治家為己任伯兄者受成事而已
緬惟厥考謝世以來婺婦孤兒呻風喟雨者年年
歲歲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至是始能具甘毳隨伯
兄後上之太君太君為脫然喜因絕憐愛大夫大
夫以母憐愛故而逾怡晨昏定省肅如也又能曲
察母志為無方之養及太君沒哀毀欲絕粥墨一
如古禮夫喪具即稱家之有無乎而大夫愴然曰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此而不用吾情烏乎用吾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吾盡吾心焉爾矣拮据從事即質典不辭及至葬傾城來觀之靡不嘖嘖歎曰孝哉張仲伯兄性嚴卞大夫事如父篋中不私一錢出入共之卽涕唾奉命惟謹某子甲欲憑凌伯氏大夫思使兄一毫挫於人何以為弟慷慨奮激義形於色某覺疑止凡所以陰置伯氏於安者皆此類伯氏有子偶失伯氏意誤從頭陀者避不知所之大夫慟哭悶絕皇皇求索不舍晝夜倦得

之九尖山中手携歸以付伯氏遂為父子如初大
夫有婦貧甚生事一倚辦於大夫大夫復舉太君
所遺簪珥約三百金盡予之仍歲月給柴水焉大
夫之至性固若此大夫居鄉里聞乎尹旁達儼然
一王彥方甚有骨肉勃谿冰炭盈懷者得大夫一
語泣數行下不移時立解大夫所以全人者甚大
所以入人者甚深也古貌赤心腸如直繩與人交
不設城府而最慎許可平生獨與方雲谷每汝信
定金石交彼此子姓撰杖屨拜床下一以古人之

通臨之毫不飾讓至緩急友誼生死交情千里赴
義解衣推食者更僕未易數嗟乎大夫固起家什
一者也而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事計生平
所損橐中不少要仁心為質與人為善較負氣揮
金者全別大夫加於人一等矣又雅具人倫鑒凡
名士某某與裕州君往還者憶其本末終始不爽
毫毛至其劄子若孫則一以馬文淵為宗抑何凜
凜德讓君子也雖曰未學而與道會觀古今能了
大義最愛人讀書故自裕州君入小學即於文敷

勸進裕州君以丙午起大夫焚香叩天曰吾可籍
手以謝父母矣因謂裕州君吾少也貧為將母故
遂不遑卒業此念至此耿耿今張氏書種殖之自
爾爾其勉之乃裕州君以奇服數困公車大夫則
不謂曰學期濟物仕貴及時吾生平一片心惟思
於人稍有補裨而后即安爾肯將志一就選人或
州或縣力行善事為老人丁此夙懷即是純孝何
苦匏瓜此身絕俸於不可必之一第為裕州君翻
然改謁選磁州大夫庭立而命之曰兒才具足了

一州然而寧從厚寧從寬至用刑之際尤宜加意
所藉以了老人夙懷者全在此告爾祥刑吾言止
矣裕州君跪受教爰奉公輿抵磁磁父老子弟望
見顏色如覲景星慶雲而遊大庭春臺也當是時
磁人樂甚居無何而大大捐館舍矣磁人如喪考
妣比葬而闔邑人士咸盡傷心即兒童走卒酒保
菜傭亦咨嗟涕泣此豈有約結期會哉斯民也三
代之所以立道而行也大夫於是乎不朽矣當裕
州君之薦賢書也直指移檄兵使者下縣令罷

耆壽樹綽楔焉縣令具幣欲覲炙大夫大夫遂巡
却走謂部下一民焉敢煩令長折節即同社劉長
公彭洪齋諸老亦謂大夫當易服受賀大夫恬然
曰僕與諸君子處有年眼中豈少某衣冠耶且僕
自有僕本來面目詎不足諸君子所乎為之一笑
而罷大夫蕭然遠致又如此裕州君為大夫長子
名慎行有子直講余一見決為大物今秋已舉孝
廉矣則大夫之元孫也張氏書種自此彌昌大夫
素性所鍾定為魂舉造物之所以報大夫者何其

厚哉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張大夫猶信慎行禔
躬如明光筮仕磁後補裕治行第一

仁孝畢孺子傳

仁孝畢孺子者故淄川文學畢次萬也曷以不曰
文學而以仁孝蓋文學既沒而易之名且道其實
也易名者誰孺子尊大人吳川令君畏甫先生質
之中心符之輿論欲以不朽孺子也盧子讀其誌
而悲之又愛之敬之喟然曰是可以傳矣遂為之
立傳按誌仁孝生時有喜雨之祥小字來蘓厥叔

中丞公目為福兒幼清夙惠未搃角已若成人畏
甫肇錫以嘉名曰際章字之曰次萬生母于氏而
嫡母勅封王孺人顧自乳之珍愛有加仁孝依依
膝下不肯須臾離也孺人偶病仁孝跽伏枕旁至
夜分弗寢孺人強色笑乃就榻醫家言陳粟米輔
胃氣特彙求以啖孺人孺人旋分食仁孝仁孝弛
箸而對曰兒何食之不甘而顧朵頤此無幾者令
母不得調暢乎畏甫課子不少貸或施夏楚仁孝
奉命惟謹授書即多必反復熟誦以無煩督呵為

色養先後所執經問業者傳而習於其言無所不
悅且思義尤篤與世之悠悠行路者大有逕庭焉
年十四即遊膠庠穎發若鑒在他人無弗豪舉者
仁孝恂恂如也入則孝出則弟以子衿而脩弟子
之事若未嘗攝衣冠者然其意念深矣伯父司徒
公深器重焉與兩弟友於特至飲食同器風雨對
床每他出輒作數日惡嘗與諸姊坐諸姊共話生
計之艱仁孝凄然曰聽姊言弟心如擣然有弟在
姊何必憂貧撫愛諸甥極篤即最小者皆能憶其

生之月日當九齡時有堂伯兄簿龍泉者遣老嫗
來貸路費老嫗媿媿道囊空狀畏甫諾貸數金仁
孝從旁請曰貸仍須償何如直贈之為愈也畏
甫欣然首肯與舅氏子同研席愛若手足十餘年
如一日嘗於歲晏見攝西席者衣裳車薄即歸白
毋孺人曰先生苦寒矣孺人急為裝絮仁孝為之
歡竟夕待僮僕有恩禮從不忍詬厲相加有族子
傭於家孺人謂此子愿將以事若仁孝曰是兒尼
弟行也在父母則可在兒則不可有一僕董姓者

殤其母哭之慟仁孝每聞之輒蘇蘇墮涕云性不
喜華飾不邇玩好每試惟置楮墨書籍以歸衣鞋
布素而已居恒靜坐默而好深沈之思拱問畏甫
曰天何附地何極四海外何所人身何運動於不
知畏甫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人身一小天
地耳天地何知哉仁孝休休若有得也畏甫以春
秋起家仁孝承家學早作夜思於四傳之旨俱已
綸比穴穿手輯麟義一編歲庚午應秋賦益大肆
其力於研摩刻燭叱毫暨試竣而形神俱瘁疾大

作遂至不起記有之學之弗能弗措也仁孝殆以
身殉矣夫畏庸之言信而有徵且知子莫若父其
所以易名之大意畧具於此此外仍有一二佚事
余得竟列焉仁孝卒於吳川官舍比其反也枯形
空木感動旁人葬之日無間識不識盡盡傷心嗟
嗟仁孝一孺子耳朧朧粥粥非所以要譽於鄉黨
朋友也而人情乃爾豈非仁心為質誠之不可揜
耶尤可異者母孺人數年積疴幾至沉頓忽值此
大痛搏膺雪涕生趣都絕又扶榿管埋千端萬族

亦勞止矣乃宿恙脫然勿藥有喜是遵何術哉想
仁孝減年壽毋夙願始償而造物者鑒茲苦心曲
成令譽故不得之地上仍得之地下耳嗟乎可謂
孝矣抑聞之元者善之長孝者天之經地之義也
具斯二美齡止十七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涪
翁所以歎悼夫者至今猶自悲涼則盧子之傳次
萬亦行古之道也夫贊曰余嚮也為郎曾服事今
大司徒畢公云愛我以德相成以義有師道焉復
於畏甫曰乙卯籍兄事畏甫孺子者畢公之猶子

也通家年誼余實兼之余不傳孺子誰當傳孺子
者知之真故不覺說之長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
德仁人君子亦將有感於斯文

吳于遠傳

余交于遠先生十五年矣先生喜我腸如直繩遂
同臭味起我沉疴又誘我言詩每相見輒探懷而
授論心入微不止平子三例余為之悠然以思慨
焉以慕若先生者殆天下之道心人也進乎技矣
先生少年時曾擁重貨講計然之學已而貨稍損

又苦病因潛心於醫醫理大徹洞胸透髓深入古
人關紐了然於心了然於手切脉投劑奏效如神
居燕市垂三十年活人無算顧先生仁心為質義
甚高見病即治病愈即休初未嘗較有無多寡復
好周急緣是居燕市垂三十年而橐中無長物一
時冠蓋往來盡鉅公顯者或欲以局官官先生先
生泊然應曰吾自有本色頭面無端以紗帽籠之
不肖也會先生亦倦於酬答乃長揖謝諸公移家
滏水之陽就吾友簡齋劉大司空而卜居焉余與

先生定交寔自此始先生盤桓曲梁者二十餘年
念太夫人春秋高故園松菊時時入夢遂畫室還
里依子舍蔬水相將陶如也先生定省之暇復歲
時一來問訊簡翁今年秋自濟上訪我園居相見
大笑曰吾頃者弛於負擔可與子盡興言詩矣余
因請其新藹稿反復讀之喟然曰大雅久不作得
先生差彊人意先生又笑曰吾直寄焉而已爾真
以吾為詩人也乎哉余益歎先生之深不可測云
先生有至性事太夫人甚得歡心愛厥弟不肯折

二二
著族人有無告者必為之區處即費多金不惜居
但念其先君子苦心績學不獲一第每每沈溺欲
一光大其母夫人之節壽則遍告海內能文章者
形諸歌詠聯為巨軸滿堂珠玉鐘鼓饗之太夫人
悅為加七箸先生之所以顯親者不亦至乎風塵
中幾見有如此人乃先生奇逸卓犖又自多術矣
九經廿史黃石陰符以至齊諧塵初談藪稗海無
不貯腹衝口酣暢淋漓至楷書精整細如麻姑石
墨鑄華流光自照曾操弓矢窺塞垣就老將健兒

咨詢要害又東漸於海觀箕子故墟騎驢入大梁
一吊候羸之墓凡經過處荒林古徑斷碣殘碑靡
不省覽所交往如高人韻士酒徒劍客紅粧白足
之侶盡括諸囊中而未始出吾宗甚矣先生之大
也而先生又有軼事可紀者當網密時有夢臣幽
囚請室先生寃之為訟言於當道知己無可奈何
特賦詩曰山中有客能箴史獄底何人更上書聞
者泣下勞臣聞之亦泣下乃先生故不識勞臣也
凡陰行其善不使人知多此類余讀太史遷書見

其慨古布衣之俠湮滅無聞低回不已何意數千
年來闢地開天自先生始見於世可敬哉先生也
先生今年五十有七鬢髮如蒼雪眼光暎帶一座
精悍之色時挺眉間蓋不期頤不已余因與先生
約遲三十年先生可再訪我園居余爾時文稍成
章當為先生作佳傳以為先生壽今者胸中無一
字牽率苟完聊具藁草云爾先生微笑答曰吾携
歸將質之大司空併質之海內吾與子且交相勗
也先生姓吳名羽儀于遠其字有三丈夫子徽州

府歛縣人

祭文

祭鄭同陽先生文

昔稱人貌而天與古為徒者則先生其人也世灌
獲與先生之嗣君象賢兄遊二十年如一日間一
奉先生履絢凝神偉幹不動如山時然後言吉人
辭寡世灌心識其為鉅公長者而不敢亟問亟見
緣先生厭城市囂塵遯跡林澤者垂四十載矣一
意讀古人書於本業復不廢旁及黃衣虞初靡弗

集古自注卷一
卷一
漁獵考室選地為農用天彈琴而詠先生甚自得也平生稍有王武子之好特取彼神駿發吾恢奇而已亦嘗遊戲穠李乃善氣環流不即人而人即之稍一迎人而人輒低回不能去先生泊如也嗟呼先生蓋善用約者也約之極而博寓焉則以為書藪約之久而趣生焉則以為神駿為穠李究而論之於先生何啻浮雲則所稱人貌而天與古為徒者微先生吾誰與歸不腆泚毛伏祈教鑒

祭李忠庵先生文

曩余從泰雲先生遊雅聞先生高韻心竊向往之
而不得見也及與我揚休兄定交禮宜登堂一拜
而先生病矣偃息在床未敢徑詣然其聞高韻愈
悉酒德詩懷超然塵壒之外意趣大類靖節則今
者薄奠他不敢以溷先生也請誦靖節之詩為先
生下酒詩云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此不佞先
生之密娛乎詩云斂襟獨聞謠緬焉起深情此不
佞先生之雅歌乎詩云漉我新熟酒隻鷄招近局
此不佞先生之喜容乎詩云去去欲何之南山有

舊宅此又不佞先生乘化而逝采真之遊乎一絲不
挂者先生也余酒人也苦耽於詩歸田園居亦不
甚愧靖節故出稟言以希先生神聽九京可作諒
亦有樂乎茲言也嗟乎天之君子今之古人鄉邦
長者盛世逸民斷無他技止有一真爽顛高秋藹
若深春我有斗酒薦以魚蓴尚饗

祭勸明七哥文

崇禎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宗兄前進士世灌謹以
家常蔬酌致祭於文林郎孝感曹兩縣令勸明七

哥之靈曰嗚呼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七哥每於此處不允余遂負愧多矣憶乙丑春余與七哥同舉禮部爾時尚未謀面也七哥即先以手尺相聞約會於廣川里第一見如故披襟解帶不能已已至給假還家七哥又先命駕過訪飲數日而歸歸而又先以羊一豕一昭告我曾祖祖父特訂宗盟之雅通譜牒焉至是乃畧簪笏而序昭穆伯叔子侄交相見也允此古交大義俱自七哥發其端余特和焉而已嗚呼余獨何心能不感且愧哉

若夫為君子儒為循良吏萬壑清冰一腔熱血卓
乎不朽於世可垂諸史自有大手筆勒其千秋之
石余竊啓寡聞聊箋此一段私衷質之泉臺示諸
兒輩嗚呼勦明勦明人琴俱亡其生也繁其死也
多爾身雖沒爾後其昌神之格思歆我此觴

祭沈桂臺先生文

王符潛論楊雲太玄人莫我知以道自詮蓋五百
而一名世猶接踵烏可以當吾世而失古賢惟我
先生人貌而天彩毫通夢深耕硯田樂泌在津卒

歲忘年希鳥飛之准繩蒐集谷以翱翔愛遂志而
不悔併一石於一編碧次門柳紅賦池蓮芸驅蟬
蠹月映婵娟譬樹中之藝竹若塵表之飛僊仰之
彌高鑽之彌堅旁睨餘子其脰有肩既冲疑而蕭
蕭復清麗以芊絲居平所倚杖而聽挑者唯屋外
之流泉與泉上之木木杪之烟鴻漸於陟魚躍於
淵考祥視履元吉其旋謂超陶葛肘足偃佗云胡
叢駕頓嘆逝川余輩小子慘悽纏綿每思一發厥
覆快親先生之大全或撰杖屨或執鞍韉今則已

矣低回哽咽數袵而嗽辭介三兄以跪進茲豆
邊

祭周聚甫文

澹村周子將於是月十五日辭逆旅而歸本宅友
人盧世濬先十日懷椒醕而奠之又侑之以文蓋
安德去歷亭地止三十里中有南村澹村項背相
望襟抱相通嚮也澹村至安德館魯瞻程子亭上
爾時南村病隔死法不能相晤已而南村病少閒
澹村適矣今親至澹村澹村吾不得而見之矣嗚

呼痛哉澹村行業文章俱見吾誌中茲特識其小者澹村為公孫無公孫氣為舉人無舉人氣家世華潤無華潤氣不喜酒而喜談觴政不好色而好結笈伴未嘗作意持論時出片語滿坐俱傾於飲食車馬衣服絕不料理而淡饌輕縑車輿小駟位置都雅令人之意也消凡澹村語然起居一言以蔽之曰不俗平生即廣交而神契至善者莫如無謀沈子次則容庵馬子次則程子盧子又有非疎非密清酣跌宕之交為幼與孟子九重泉跖幼與

相待久矣魯瞻復留滯都門今特與無謀容庵慟
哭痛飲撫子之棺思子之聲音笑貌杳莫可尋又
恍然在目嗚呼斯不亦可哀之至也哉有酒盈尊
伏惟尚饗

祭程魯瞻文

歲次丁亥十月同里同憲同心同調之友盧世濶
率姪若孫盧裕盧道登敬具餼饌酒茗向魯瞻先
生別駕程公几筵哭拜而告之曰余與仁兄遊自
青鬢以至白首垂五十餘年今一旦遂成千古矣

迨而思之兄學術行業歷歷也兄肝膽鬚眉歷歷也兄坐起笑言歷歷也再思弟與兄五十餘年間出處隱見合離欣慨歷歷也舟馬輿馬晴焉雨焉歷歷也午夜一燈辰憲萬字歷歷也花影苔紋假山幻瀑歷歷也小集長筵沉酣輕醉歷歷也抵掌論心闕懷出世歷歷也然兄愛我更不淺矣聞我登第而為之起舞知我往蹇而為之輟箸憫我病而貽之藥餌憐我寒而贈之衣裘撫摩肫摯酬酢一隅又我有丘嫂乃君之長姊我有猶子乃君之

外生我有姪孫乃君之孫墜骨肉周親莫逾兩姓
今亡兄一旦遂成千古豈不痛哉雖然兄棄世甫
及四月第在世亦無多年暫睽地上之樂常為地
下之遊猶此茶也猶此酒也猶此餽饌也神之格
思伏惟尚饗

祭楊毓高先生文

嗚呼老伯平生行業與某交情具列誌中矣而數
十年觴政歡洽猶未及也請陳之夫老伯望見酒
盞而醉視酒徒若將免焉顧獨喜某飲酒每語所

私曰酒場中酣法惟德水最善凡令節佳辰無不
在茶飲飲必盡醉醉即起身曾不吝情於去留老
伯又最愛其之爽也觴政餘暇旁及文史以至身
事心事天下事無不商榷當其得意又進一斗老
伯持茗椀相向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趣反過於
其美哉人有一勺不御而饒酒意者老伯是也今
其杯酒依舊在手而老伯不可作矣嗚呼微惠施
誰為莊周之質非鍾期誰發伯牙之響茫茫宇宙
知己難逢茲值老伯大歸將痛飲以餞不覺心酸

真水區 卷一
淚落老伯即不飲或俯鑒而勉進一觴尚饗

行狀

工部右侍郎加服俸一級贈尚書程公行狀
崇禎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少司空程公薨於里第
守臣以闈上念舊勞曾衰恬尚下所司議祭葬如
制贈工部尚書復瘞子孫入監讀書蓋特數云公
大漸時神觀不亂謂墓文當求都憲鄒平張公狀
蜀之廬仲子小子再拜受命俯首流涕憶先大人
與公莫逆當年一片幽石實出公手今茲之役其

何敢辭謹三沐三薰據公次子泰所具行述列而
為狀狀曰程公諱紹字公業別號肖莪世家東萊
掖縣永樂初有諱福者徙德州左衛遂占籍祖瑤
登嘉靖壬辰科進士歷官江西右布政使階資政
大夫正治卿進階通奉大夫父訥累封文林郎中
憲大夫贈通奉大夫工部右侍郎配贈淑人馬氏
實生公公幼清夙慧十歲能屬文十三補博士弟
子旋廩上庠二十七舉於鄉連掇萬曆己丑科進
士授河南汝寧府推官卓越明融劈肌分理顧仁

心為質用經術飾法律多所平反以祥刑聞公介
甚洗手矢盟纖塵弗染又饒於幹濟凡中丞御史
臺行部輒引公與俱所至規箴利弊興革無弗行
者從賑院鍾公經理荒政足跡幾遍河雒特為蠲
起運減積逋請殘黎旦夕命所全活無算任滿欽
取擢戶科給事中一入垣即上蘇中州民困蠲蓋
其全副精神所注也復自念諫臣之職莫大於判
賢奸定國是既膺耳目之官若澳忍噤結負上簡
拔恩大不忠濯慮入告較然以勿欺為主白黑若

穢分別言之侃侃肅肅絕不瞻顧一時正人君子倚為名教干城而宵任之魄已潛褫矣若兵部薦匪則疏叅督臣貪縱則疏叅撫臣橫詆則疏叅文選壞法則疏叅權奸方逐黨與若狂則又疏叅而閣臣誤票及密揭微巧公叅駁尤力時礦議繁興一切鬼輩鼠子蛇盤蚓結油鐺插手五海伸拳幾釀揭竿斬木之變公明白開陳引繩批根一疏再疏以至於五不徹底不休至貂璫蹂躪縉紳公心傷焉昌言爭之不遺餘力適知府吳寶秀知縣吳

一元為稅監所構被逮公撫膺雪涕慷慨陳辭以
身倡諸垣合救即毒焰凶鋒觸輒糜爛不顧矣要
與二人初無半面識夫何為哉公蓋為國家惜體
統為無辜惜性命發於至誠佐以不懼如烈火燒
心冷水澆背不得不鳴耳無何江西稅使又保通
判沈榜公痛唾榜為無恥山西礦使又叅知縣韓
薰公特保薰為可留疏入奉旨革職為民究其根
由乃政府啣之同官擠之也公初無幾微見於顏
面浩然而歸築嘯軒以樂志復因林水為園亭花

晨月夕奉封翁為逍遙遊志養承歡者二十餘年
至光廟御極詔起海內建言遣佚諸臣起公太常
寺少卿公篤志忘翁春秋高堅卧不動翁力趨之
出勉就任修而訃至一慟幾絕徒跣號泣哀感傍
人六十而慕者吾於公見之矣服闋徵擢太僕寺
卿尋奉勅巡撫河南河南故公所舊遊地為民求
瘼亘三十年如一日曩入垣時即首請蘇中州民
困及茲報代遂暢言之疏曰臣質本穎蒙才非大
受猥以賜環餘息濫竽會推今臣撫綏之地即向

臣司理之地也身親目擊的有所見者無如百姓徭賦之苦里甲科派之苦驛遞索擾之苦至行戶之賠累佐領之追呼尤民間剥膚之害第有司狃為故常上下諉於莫挽不思州縣與百姓惟此數事最為關切有司舍此無以安百姓臣舍此亦無以甄別有司他如餉匱兵單綜理匪易庶宗藩祿處馭惟難綠林之嘯聚思防黃河之衝決當備一切振綱飭紀蠶弊除姦臣敢不急為叅詳次第修舉而以視閭閻之痛痒尚隔一層顧撫之名思撫

之實必當以前數事為第一義昔知而不能行今
已能行而復行之不力是臣自負三十年隱衷即
負皇上任使甚矣臣不敢也蓋撫豫之全局當入
告時已規畫定矣於是獎廉退抑墨競吏治翕然
一變舉行戶官價厲民積習立洗而空之凡疏中
所扼腕瀝臆而陳有關百姓者真實施行悉中肯
綮即軍務旁午公故敏而靜應之寬然有餘故事
兵馬芻餉筦之藩司主者漁剝軍卒徒飽虛名自
公建鉞入無敢染指士馬飽騰思得一當故歸德

汝寧彰德間妖盜煽亂旋就撲滅雖公不自以為
功然所以奠安全豫者賢於十萬師矣又約已博
費籍羨金積穀四萬餘石備賑刻石紀焉省會萬
宗仰食藩司至有經年未給者饑宗彙集且泣且
詈幾釀變公懸牌昭示如數如期而歡聲雷動有
儀封罪宗窟盜推埋大肆淫逞賊證確據先任者
次且未敢發乃稔而不悛蘊崇日甚公獨憂之直
揭諸不法狀叅送高墻而根蔓斬除諸宗斂戢是
舉也最犯手最快心建威銷萌關係甚大非公而

誰肯任哉會玉璽出臨漳時逆璫貢諛方侈為符
命公耻以璽獻媚上疏曰秦璽之不足徵久矣且
紀載所傳聞寶實有不在此者管王孫聞不寶白
珩而寶觀射父之作訓辭及左史倚相之獻善政
齊威不寶照乘珠而寶照千里之四臣彼叔季矣
王寶得其寶猶能名顯列國聲施來茲斯足述耳
今聖主惜才賜環拔滯固宜哲人布列野無留良
尚有一代名臣如總憲鄒元標馮從吾尚書王紀
周嘉謨盛以弘孫慎行鍾羽正余懋衡侍郎曹于

汴等沉淪丘壑空賦白駒不及今大用人壽幾何
又有一斥不還之詞林久錮不起之臺諫此皆王
國禎祥盛朝珍瑞臣不能挽回天聽汲致明廷乃
僅僅執一古靈光效七十二代之故事臣寔羞之
惟是玉璽之出適在臣封疆之內事屬曠異道路
喧傳郵亭驛使恐有聞之禁闈者既不應還瘞地
下又不敢私入間欲議諉的當官員捧進殺關
跡涉貢媚亦非臣誼所宜然似應少緩須臾恭候
皇上之命至璽之世代象之工拙俱非臣所敢知

也臣迂且固愧不能歌大保之九如效華封之三
祝惟竊自附於遵君好君之義謹會同巡按河南
監察御史楊方盛先具奏聞伏望皇上達觀永命
之真符不在偶獲之舊寶怡神寡欲親賢納諫在
朝之忠直勿事虛拘遺野之名流急為登進庶玉
瓚瑟於清朝瑚璉貴於明堂藹藹吉人為天子使
共襄大器永固金甌雖謂虞舜之黃璽夏禹之玄
圭至今存可也區區傳國寶不足貴矣况未必真
乎疏入大拂逆璫意甚憾百出公遂閉門不視事

決意請告蒙恩允放渡河而北士民扶携遮道泣
送車枳不得行蓋仁聲之入人者深矣公即家居
杜門而心未嘗一日忘朝廷也忽有己巳之變痛
念主憂忠憤激烈募兵擐甲入援奉旨前進自辦
行糧萬餘金事平叙功公逡巡弗居至癸酉秋起
陞工部右侍郎隨承寶璽大脩之命公仰體聖孝
殫力營綜風雨寒暑昏旦寢食其苦勞怨俱不遑
問閱歲告成奉旨加服俸一級一日謂仲子泰曰
君恩逾渥吾力已衰知足知止吾其歸矣汝可具

舟潞水以待四疏乞休蒙旨俞允嘉曰恬尚歸棹
家務人事一切謝絕惟朝暮謁家廟焚香閱養生
家言凡有益於身心性命者手錄成帙板而行之
名尊生鏡公以積勞之餘會歿仲弟過傷浸尋病
劇臨沒遺言惟國恩深重勉圖報塞語不及他公
生於嘉靖四十年七月初二日寅時卒於崇禎九
年九月二十九日申時享年七十有六配封淑人
袁氏子姓具詳行述中嗚呼我公往矣猶想公退
休時小子與撰杖履其燕居申申亦舄几几粹然

有道氣象至今狂心眼中告教後進皆胸懷語不
少緣飾善善惡惡根於天性以名教為己任掩鼻
匪人如同屎溺醉心善類不啻芝蘭自牽絲以至
解組未嘗一日變塞也才識膽三者俱備而一本
之誠犯大難解大疑捍大患江蕩山凝雲行雨施
事定功成歛於寂寞其心休休焉不得窺其際也
忠孝清勤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若公者可謂天之
君子國之賢臣道之宗盟人之師保矣若文章小
技猶其餘事疏草簡牘井然如髮之就櫛即專門

名家莫能或先凡同考試河南陝西副主考江西
三典文柄得士斐然公固文質彬彬云嗚呼公治
命即求華東師台矣竊惟當今燕許手筆惟師台
一人自有鴻文用成博史小子不賢聊識其小謹
狀

濮陽葉封公暨太孺人行狀

濮陽葉仲子不遠五百里致書於其同年友孤哀
子盧世漼發函讀之滿紙是淚蓋述我年伯伯母
封公封太孺人之善行令世漼合纂為狀以為有

斐君子誌且銘焉之地此執爨之役也世准誼屬
猶子責在後死其曷敢辭按葉氏其先湖廣興國
州人國初襲楚府護衛籍宣德間移置東昌濮州
脩禦所因家焉始祖旺旺生春春生林林生鳳鳳
生臣仕至河間府同知是為古河公古河公實生
封公公諱向健別號思河配山西長子縣知縣劉
顯任文封太孺人白首相莊鍾祥令子生榮沒哀
無憾即安在兩老人可以含笑地下乃旋觀仲子
之叙述何其恫乎有餘悲也今夫仲子之言曰先

君生於嘉靖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時在先
祖大名縣官署甫及十歲而先祖卒於河間任傳
聞先君於先祖之喪頗知隨先伯祖哭泣行禮及
事先祖妣承順無違事先伯祖恪守家教凡數年
俱物故隻影單身家徒四壁立值萬曆甲辰歲大
侵日或不舉火先太孺人每令先兄負粟十餘里
外聊充一飽此時不孝尚未成童復善病九蛇一
生父母愛少子割衣挫食惟恐不給眼見太孺人
衣裳賣盡每避先君子與先兄相對而泣乃先君

子初不改其樂兀粹窮廬短歌自適陶如也至壬子歲先兄始為諸生授徒供養丁巳歲不孝亦為諸生矣越天啓甲子不孝赴省試先太孺人夢不孝乘雲入天門果遂售兩榜先太孺人思向來艱苦悲喜交集先公處之止適其常而已乙丑秋奉兩尊人赴南樂祿養兩尊人切諭之曰吾家一向守貧爾當效爾祖清白吾兩人寧甘淡泊奢華非所願也不孝拜受教丙寅春遇覃恩兩尊人受勅封服命服同不孝望闕叩恩親顏喜甚會先兄亦

自里來賀聚首一堂樂甚已而調銜水調獲鹿皆
不離兩尊人膝下會報陞順天司理時先兄聞而
至鹿侍親歸里不孝北上分轅之日相向慟哭爾
時已無一毫功名之念矣至辛未夏不孝陞南京
戶部主事歸里而先兄已殯兩月不孝急疏請終
養遂初志焉日扶侍兩尊人遊園不知天地間何
事可易也不幸壬申冬先太孺人病胃至癸酉春
竟不起與老父執手痛訣次囑不孝曰爾以孤身
善事爾父日後小心保身天下事那可定得即我

沒後勿過哀毀我亦可以無掛慮矣嗚呼此崇禎
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考其生則嘉靖四十一年十
二月十九日得壽七十三歲嗟嗟母亡之後先父
憐愛不孝有加平昔然自葬母以來先父有觸輒
痛屈指年華已七旬有六矣偶寢疾旬日藥不靈
筮亦不吉卒之日不孝泣詢遺言曰可有甚說爾
自知之但執手嗚嗚而已時崇禎八年五月二十
九日也嗚呼先父母生不孝之後受貧苦者二十
五年祿養之後自乙丑以至乙亥僅十三年先母

已先卒二年歿母而侍父者止二年除司禫服者
又止八日而父繼母逝如之何哉據仲子之述大
畧如此嗚呼何其悲也仲子又謂太孺人孝慈有
至性侍母病衣不解帶者月餘尤善養志卒年疾
篤之日猶切切以不得再祭奠為憾即封公卒時
所用衾衾皆出平日手製脩極苦心居家歛朴嘗
指所服示仲子曰此爾在南樂時初為我改衣今
雖敝不忍棄如仲子外出必候其歸而始寢吁若
太孺人者真可謂孝慈矣仲子又謂封公孝敬大

禮天性能行即垂老每晨興必謁家廟然居心極簡易生平日用都不縈懷喜怒不形貧富一視素不善飲坐必夜分時呼兒叙家常親戚事獨寐寤歌絕無一事掛其心頭者美哉非所謂天民之坦蕩者乎盧世灌曰封公厥考古河公之卒也李北山先生實誌其墓云先生文章雅健知司馬子長目古河公為古之矜者可謂篤論封公以廉吏之子廉吏之父歸潔其身為天地間完人復得賢伉儷皆隱同穴其挺生仲子豈偶然哉仲子名廷秀

與余同乙丑榜三仕為令尹洗手不名一錢以強
項忤時以冰心持世以處子自處以古人待人方
其尺書來自濮上余從首次接之讀未終幅覺有
淒風苦雨雜於行墨纔欲撰次輒爾低遂爰因其
傳信之言漫脫為待刪之藁惟大方家濶色為誌
更益以銘用光葉氏泉壤謹狀其子姓婚娶具詳
仲子所自著行實中

孟幼輿行狀

幼輿沒三年矣其子孟冕秀才述其平生行業求

盧子為狀將上諸秉如掾之筆者以為誌且銘焉
之質盧子展卷疾讀儼然幼輿隱見於行墨間也
一則以悲一則以喜悲則悲故人之蚤世徒抱壯
心以終古喜則喜故人之有子其筆意縱橫挺動
刻露清秀遂不減吾幼輿幼輿可謂死而不亾矣
因存其本藁轉呈諸秉如掾之筆者以為誌且銘
焉之質不欲損益乎其真亦猶行古之道也然仍
有一二可稱說者具條之於左以備採擇幼輿身
不逾中夕目光深炳神彩煥發鬢森森如虬不

減古圖書中逸民俠客幼與腸最熱裏最坦開口
見喉潑血如水際其得意諧談莊語噴薄而出當
爾時覺一坐無人幼輿平生所最攻苦者在舉子
業天高人深離形得髓丙夜一燈顧影三歎惟王
居一先生及盧子參其神契他人未之或知也幼
輿博極群書涉筆為古文詞動中窾會即專門名
家不過也楷書幽秀細如麻姑動盈百紙顧不沾
沾自喜有談及古文詞及法書者輒一笑抹之幼
輿太暱同調追隨不避風雨一遇不可意者輒疾

之如仇即賈怨取禍不恤也余每以微言諷之幼
輿首肯而不能改幼輿永集自持一介不取有非
義相工者面頸俱赤性復骯髒不受人憐以老諸
生昂蔽於冠裳之會卓然自立旁若無人幼輿以
朋友為性命千里裹糧連床把臂汲汲如不及余
調之曰此名根也過此一關纔好休歇幼輿復余
曰如子所言又與於名之甚者也兩人大笑而罷
幼輿哀樂過人不共人言時或獨笑酒場歡謔忽
爾痛哭此其人豈食肉白首者哉嗟乎吾友乎吾

友乎

先母太安人紀氏行述

先慈棄兩孤及三年矣日月有時將襄大事無財不可以為悅展轉徬徨思所以不朽吾母者惟此方尺之石耳而海內道義心知周旋最久知吾母最悉者莫過於曲周劉先生先生言語必信惜墨如金則夫為體要潔直之文以長留盧家仁母於天地間者舍先生其誰爰齋心稽首而請命於先生惟先生憐而許之謹据大畧述之左方母姓紀

氏乃恩縣故禮科給事中山西按察使尚嵐道兵
倫紀公公巡之第二女年十七而歸先承德君承
德君未五十即棄世九棟家教千代父為師惟母
是賴次男世濼官戶部主事遇覃恩勅封太安人
太安人莊靖簡朴與承德君相敬如賓持家最中
節不言而飲人以和聞以內無嘻嘻亦無嗃嗃下
至醬婢醕姬俱蕭然有自得之意世濼出見紛華
而悅一依膝下淡如空水覺無懷葛天去人不遠
太安人以名家女而造廬門椎布操作無異寒素

時祖翁太史公在堂操家政甚肅翁歸德府君姑
高太君方鼎盛小姑諸叔各森立太安人以一身
周旋其間俱得歡心蓋一室中而四時之氣俱脩
矣高太君壽最高逝之時年近九十太安人亦近
七十矣不以老病而廢冢婦禮垂白披麻跪拜哭
泣見者淒淒肅肅承德君一片剛腸如古鐵如直
繩遇事輒發唾心在掌然未免傷於褊急太安人
時劑之以和勸之以耐承德君所以好盡言而無
人禍者繇得太安人為良友也承德君老氣橫九

州舉千秋之淚萬古之愁盡銷磨於酒其於家人
生產未數數然也太安人日夜供具而妙有化裁
尺帛斗粟尚鑰惟謹故終承德君之世無有餘亦
無無餘承德君即世兩孤尚幼叔父靖州君毅然
以門戶為己任時太安人年已艾逡巡稱未亡人
凡外事毫不與聞靖州君慷慨卓亮有人倫之鑒
每歎服太安人為聖嫂云太安人生平皈依西氏
一串念珠時常在手朝夕焚誦恍親見如來顧止
持佛跣而不及經典或問之曰吾一字不識即欲

傳經未免出自齋婆口授倘半語差互是則為毀
經謗佛故畢世道揚惟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兩句
而止太安人年三十六生世灌從此即絕乳而長
齋矣持破甚嚴晚得耒疾醫家製藥酒以療之兩
孤伏床踈進終一滴不入口太安人即持戒甚嚴
又最寬平脫藹諸兒侍食輒從他厨呼酒肉以饌
之見兒雄飲健啖反以為快是固憐兒之饑亦由
賦性之厚太安人聰明雪淨篤老不衰好靜坐不
喜叅雜團蒲煙篆寂無人聲內外井井即童男女

不許交錯猶記交遊中二三君子與世濶通懷抱
者欲行古道登堂拜見世濶懇請再四終不許第
曰汝好謝賢者領其意足矣吾老寡婦豈可以面
示外人吁其嚴如此至邦伯欲樹綽楔太安人急
止之曰吾年將五十始稱未亾人冉冉老矣此舉
何名恐將為識者所笑蓋恬淡不近名固其天性
而事理明透或丈夫所不及太安人取與一介不
苟當七十時兩狄欲豫製一杉棺太安人堅不許
謂爾父當年歛具不過十餘金今即小通豈可改

操兩紙託老親養媳轉開陳彊而後可猶叩篋底
羨錢三十金位之曰吾不忍獨累爾曹也後一歲
兩髻積十餘歲光可以鑑文理暎帶如圖畫然貯
之南村別室太安人閒一往視撫玩笑樂曰此吾
也年常住之室與今日傳舍不同其脫洒不拘忌
又若此太安人於世味最淡知止知足罕見其比
膏世淮鄉舉時即焚香謝天曰吾兒讀書不魯攻
苦今日得此極足矣俸不可再徵也至後成進士
官計曹太安人不甚色喜如風吹水遠然而已太

安人能斷大事兩孤凡遇葛藤繚繞犯手礙膺者
出入反復聚族而謀終不能了一稟命太安人片
語犁然洞中理解世淮嘗謂讀百種書行萬里路
不如奉教太安人世淮不能須臾離太安人當羈
官下時欲迎之京邸慮太安人憚於馳驅擬具一
舟自家間徑達潞水從容啓請太安人曰吾老矣
奈何輕犯風波且爾自做官吾自念佛各盡其事
不必牽掛也世淮念母之極幾廢食寢急欲請歸
猶未免以世俗之見妄揣太安人視兒子一官為

鷄肋者彛營良久微露其端太安人慨然曰能如此乎而今而後吾始得有吾兒矣世濶踴躍奮迅即日請歸歸而偕伯氏奉板輿者凡八年晨昏朝晡無復毫髮遺憾是皆賴太安人冰心素氣鮮粘釋縛不以世俗之兒子待兒子不以世俗兒子之毋自待遂令己身得有其子併令世濶得為人子嗚呼若太安人者天際真鴻則閨房之真隱愛人以德則骨肉之古賢避哉邈乎不可企已伯氏善病又值茲大事百務並集力疾拮据勢不遑及於

筆墨遂以結撰之役委諸世淮世淮俯首流涕纒
一運想心如刀割蓋慟哭而殯筆者屢矣不忍述
不能述不得不述恍惚迷離如從夢中授簡又居
平溟滓於吾母元氣海中行年五十仍一老孺子
即欲依稀點綴肖吾母百分之一蕩蕩乎無能名
焉嗚呼吾何以述吾母哉潦倒數條尖酸細碎蓋
不才子識其小者惟有負愧終天待罪終天爾矣